

白蝴蝶

罗石贤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罗石贤 著

白蝴蝶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白蝴蝶 BAI HUIDIE

罗石贤 著

责任编辑：李琪

封面设计：何武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2 插页 203,000 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02 号)

1987 年 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 — 140,000 册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统一书号：10389·93 定价：2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女人之祸…………… (1)

- 一 老鞑匪回忆北国女盗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蜚短流长的嘉陵女学…………… (5)
- 三 情场高级猎手…………… (13)
- 四 白蝴蝶被绑架…………… (23)
- 五 魔窟里拔剑抗婚…………… (32)
- 六 刀尖上的爱…………… (42)

第二章 匪窟情痴…………… (52)

- 七 骚贩子醉入洞房…………… (52)
- 八 鸳鸯错的危机…………… (61)

九	聚义厅“撕票”	(71)
十	白虎星救驾	(78)
十 一	杨二虎单骑陷迷宫	(86)
十 二	老黑山女兵比武	(91)

第三章 复仇女神

(106)

十 三	失身女忍辱下山	(106)
十 四	白蝴蝶大闹哈尔滨	(117)
十 五	暗杀引起外交风波	(130)
十 六	留学生出师受挫	(137)
十 七	脱险后的讹诈	(147)
十 八	绿宝镜奇缘	(155)

第四章 山河恋影

(173)

十 九	恐怖的魔宫	(173)
二 十	逃出特务大本营	(185)
二十一	黑山女重整旗鼓	(197)
二十二	夜幕笼罩哈尔滨	(209)
二十三	东方圣女群像	(221)
二十四	密林中的幽会	(237)

第五章 救国哀鸿

(248)

二十五	被中断的色情谋杀	(248)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二十六	追踪“腊狼——MB”	(258)
二十七	金陵报国无门	(270)
二十八	白公庐姐妹短聚	(287)
二十九	婚礼上陡起枪声	(299)
三十	没有结尾的结尾	(305)

第一章 女人之祸

女人是祸水，美好只两回；
或为爱情虏，或在临死时。

——引自《卡门》

一、老鞑匪回忆北国女盗

距今已是五十多年了，那些在年轻时候闯过关东，现已成白发老翁而又擅长说书的山东大汉，如今还能有声有色地讲起当年东三省的见闻，讲起那个神出鬼没，象妖魔，黑风，鬼怪，无处不在，无所不为，杀人越货，行劫惩恶的江洋大盗——“哈尔滨姑娘”。人们把人世上所有相悖的东西：淫荡与贞洁，残暴与仁慈，无情与怜悯，无赖与忘我，爱国与野心，等等，等等，全都加在这个剽悍无羁的女侠身

上。在她身上具有最完美的人性和最原始的兽性。她似乎是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、具有双重性格的怪物，是一个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妖孽。

可怜的“哈尔滨姑娘”，实实在在在北国的乱世中闹腾了七年。她象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，一道闪电，瞬息即逝，昙花一现。七年前，人们不知她从何处来；七年后，人们又不知她向何处去了。当她杀人行刺或抢劫了白俄伪的银行庄号以后，留下的特殊匕首上刺着“哈尔滨姑娘”的赫赫大名。当她突然在哈尔滨和北满铁路上神秘地消失的时候，伪满的官吏、日本关东军的军佐、黑山土匪、靺鞨、马鞑子等又提心吊胆，目瞪口呆。他们时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：不知何时何地，那去而复返的“女豹”的匕首，会象灾星突然降临到他们的头上……

当年愚蠢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，曾经指示他的间谍田岛、山谷，对神秘莫测，行踪无定的“哈尔滨姑娘”进行跟踪侦察。结果得出一个结论：“哈尔滨姑娘”即是满清八旗子弟、肃亲王的第十四位公主川岛芳子。可笑的是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：川岛芳子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汉奸，日本走狗，满清皇朝的复辟狂；而人们传说中的“哈尔滨姑娘”，是一个专同日本皇军“磨擦”的强梁女盗！一九四八年五月，当川岛芳子作为民族败类被战胜国军事法庭判处枪决的时候，作出可笑结论的河本大佐也正作为战犯受审！

在伪满和“皇军”的历史档案里，“哈尔滨姑娘”始终是一个谜。别说没弄清楚她的来龙去脉，就连她的真名实姓也不甚了了。少帅张学良跟日本军阀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

仇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曾派遣一名心腹人物去哈尔滨，找当时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，希望招安那位“抗日”的江洋女盗。风流倜傥的张少帅，是出于对神奇的“女鞑子”的好奇心，还是真想把她们招来对付“皇军”呢？天知道！而且，在有关张将军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传记中，“哈尔滨姑娘”也是杳如黄鹤，无踪可寻……

笔者是现代史癖，又颇谙“痕迹学”的奥妙。我千里迢迢来到冰封雪飘的北国，漫步在哈尔滨被冰花冰凌打扮的街道上，皮鞋底踏着冰冻的路面，发出单调的生脆的声响，好象在敲击着那并不遥远的历史记忆的大门。哈尔滨人说到那奇特的姑娘，竟是那样亲切，那样自豪，使我十分感动。他们在感情上，并不把“哈尔滨姑娘”当作口头传说中的魔女那样加以憎恶。也许，那姑娘原来是一滴普普通通的水，只是遇上人世间陡然而至的严寒，才结成一时璀璨炫目的冰花吧！春风和艳阳一到，她融化了，消失了，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。我怀着莫名的惆怅，沿着传说中“哈尔滨姑娘”神出鬼没的路线，绕着冰冻的街巷踟蹰徘徊，突然脑子里产生一个大胆的“灵感”：“哈尔滨姑娘”是不是杨靖宇将军的抗日联军中的一名地下党员？当时的东三省，就政治派别划分，无疑有点象“三国”时期鼎立的局面：一方是日本关东军支撑的伪满政权；一方是张学良少帅同蒋介石达成默契的民国政府；第三个方面，便是以革命成功后的苏联为后盾的，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联军。所谓黑山土匪、鞑匪、马鞑子，早已分化依附某一方，并不成其为独立的政治势力。“哈尔滨姑娘”既然在伪满档案和张少帅的史料中，均无

踪可寻，唯一的希望只有在“抗联”方面去找了。

走访了幸存的“抗联”老战士，查阅了有关的党史材料，“哈尔滨姑娘”仍然是一大疑团。“抗联”的老战士虽说也能讲一串“哈尔滨姑娘”的神话，但谁也没有见过她的芳颜……

“山穷水覆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我在失望中的巧遇，恰恰套得上这句颇含哲理深义的古诗。那是一位朋友陪同我去著名的牡丹江镜泊湖游览的途中，顺便去张广才岭深处的宁安县沙兰境内，寻访那里的“地下森林”奇观。就在那如瀚海一般深广的大林区，在当年日伪留下来的一座“木营”的粗木屋子里，我们遇到了一个七十多岁名叫杨二虎的“老鞑子”。听说他年轻时在鞑匪、黑匪中混过，坐过牢，又平过反，我便随意跟他谈起了那个赫赫有名的“女鞑子”——“哈尔滨姑娘”。他轻描淡写地回问：

“你说的是那个叫白蝴蝶的压寨夫人吗？”

“什么白蝴蝶？什么压寨夫人？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咳，五十多年了，你们不知道——”杨二虎那苍白而多皱的，可以看得出年轻时一定还具有某种才气和魅力的长条脸上，闪出一种兴奋而激动的光彩。他叹口气接着说：“就是金广大盗要我去关内选美，我从重庆为他拐来的压寨夫人白蝴蝶——外头人只知叫‘哈尔滨姑娘’的那个女鞑子呵！唉，我就为她冤枉坐了十多年大牢……”

天哪，这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！什么镜泊湖的风景名胜，什么“地下森林”的天下奇观，对

不起，我都一概置诸脑后了！我在杨二虎老人的木头屋子住了三天三晚，他跟我谈了三天三晚。这个年轻时被金广大盗花钱送到日本留过学的杨老头，记忆力惊人，且口齿清晰，语言流畅。他侃侃而谈，故事起伏跌宕——他仿佛完全置身于那乱世的魔窟之中，把那从不见经传的黑社会的匪盗秘史，一一为我描绘出来。

欲知“哈尔滨姑娘”的神秘故事，还得从数千里之遥的雾都重庆说起……

二、蜚短流长的嘉陵女学

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秋，在阴沉而憋闷的雾都重庆，衣衫褴褛的报童，正在朝天门码头街巷四处高叫着兜售当日的报纸。在声望很高的萧楚女主编的《新蜀报》上，刊登了两条小小的社会新闻——就是这两条排在四版下端并不醒目的新闻，骤然象一颗重磅炸弹，在山城上层社会当中爆炸开了！

新闻其一是：

白剑虹先生私立嘉陵女学

渝籍教育家白剑虹先生，年初自沪归渝。先生目睹山城时风闭塞，封建束缚，女子深锁绣楼闺阁，无以就学受业，更何况参政矣！当今举国共和，倡言革命，只有妇女平权平等，国运方兴！为启女子教育之一代新风，先生经过半载奔波，决意私立嘉陵女学，校址暂设嘉陵东路之桂园，年内就将招生开学，此乃渝城女界之最大福音也！

• 5 •

新闻其二是：

嘉陵女学招生聘教简章

招生简章：凡本埠年满十五岁，具有相当初小毕业之私馆家教学识，身高一米五以上，体格健全，相貌端庄，品行优良之大家闺秀，名媛淑女，平民小姐均欢迎报考。第一期招收全额五十名，一律择优录取。

聘教简章：本校暂招聘男女教员各一名，薪俸从优，祈海内自愿献身女学、启迪时尚新风的饱学之士，前来白剑虹先生私寓（上清寺14号白公庐）应聘，一切面试商议。

这两则新闻“炸”开去，反响殊异，大不相同。那些死抱着“三从四德”、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道学先生、前清的遗老遗少，在茶楼酒馆里，在诗社雅会上捶胸顿足，疾言悲叹“世风日下”自不必说。但毕竟这已是民国十五年，距宣统皇帝逊位，袁世凯称帝有十多个年头了。一九一九年的“五四”运动的民主洪流，早已冲进了这座被三峡阻隔的山城。巴蜀儿女，冲破封建家族的囚笼，乘长风驾轻棹，出夔门越巫峡，去十里洋场的上海或金陵求学者已不乏其人，有的还飘洋过海去欧美留学。通过鸿雁传书，欧美的现代文明与科学，象一股轻缓的薰风吹了进来。在那些与外界稍有接触、家风稍开明的古老家族，或者知识阶层的中小家庭里，那两则“爆炸”新闻无疑大受欢迎。那些宛如关在笼子里的“金丝雀”，早就扑扑欲飞的小姐们，看了这天的《新蜀报》，更是喜形于色，奔走相告。她们不顾家庭的阻力，社会的白眼，公开地，或者偷偷地相邀结伴，来到设在桂园的嘉陵女校报考。

这天时近黄昏，暮霭从长江和嘉陵江的河面上徐缓地升腾起来，渐渐象一匹绝细的纱罗，笼罩了灯火万点的山城。这时，从刚刚冷落的佳园的月门里，走出极为兴奋而又面带倦容的白剑虹老先生，后面跟着他的二女儿白蝴蝶。白小姐年方十六，长得苗条单瘦，亭亭玉立，白净的瓜子脸，蛾眉凤眼，皓齿红唇。她本来很有希望成为大上海交际场中的第一号美女，叫所有年轻男子倾倒的明星。无奈她从小倔强、任性，喜欢使拳弄棒，从头到脚一身男孩子打扮，哪还有半点窈窕淑女的气质和矜持呵！现在看她这身穿戴，谁还识庐山真面目，还以为她是一翩翩少年，叫多情女子动心的美男子呢？就为这身穿戴，这几天她尽给老父亲惹麻烦哩！

“爹！”白小姐紧走两步，搀住剑虹先生的胳膊弯，格格兀自笑着，说道：“今天还有哪个蠢小姐向您告状没有？”

“唔，今天倒是破了例。”剑虹先生回头冲女儿开心地一笑。

老先生是有他高兴的理由：自从招生招聘的简章公之于报端，没料到反响竟如此强烈。嘉陵女学，一时成了古老山城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。自然毁誉参半，说长道短的都有。但连日来报考的女生竟达三四千人，虽不说天姿国色的名媛淑女倾城而出，至少可以讲嘉陵女学已经吸引了全城少女中的大部分精华。这是他在离沪归渝的途中，蒙发办女学的初衷时所始料未及的。未来的女学，已经在山城造成一种声势，产生了吸引力，得到社会各界的公认。问题是原定招收一个班级

五十名新生，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了。要增加班级和名额，师资、校舍、资金都有困难。在老先生愁眉不展的时候，《新蜀报》的萧梦觉先生伸出了援助的手，推荐了一名重庆中法大学高中部的女教员，萧先生自己还答应了来女校义务授课。有了社会名流的支持，剑虹先生决定招收两个班一百名女生。然而这一百名未来的栋梁之材，在数千名淑女名媛中，也只能花里挑花，百鸟里选凤。于是他采取了目测淘汰，复试择录的办法。这几天，他和刚到职的女教员忙得不亦乐乎，还把自己的宝贝二女儿也动员起来，参加“目测”——就是要白蝴蝶根据女孩子的身高、相貌、品行去进行初步筛选。

“哟，那些弱小姐倒不怕我撒野了罗……”白蝴蝶开怀大笑起来。在“目测”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、楚楚动人的女孩子的时候，生性喜欢调皮捣蛋的蝴蝶，除了穿着打扮一律“雄”化之外，就连走路、说话，一举一动都维妙维肖地模仿男孩子。越是对她又爱又怕，心跳脸红的姑娘，她越是捉弄人家。量身高时，故意拍拍人家的肩膀；要人卷起袖筒，或撩起袖子检查是否种过牛痘，有无皮肤病或其他生理缺陷，还故意嬉皮笑脸在人家白嫩嫩的大腿或胳膊上拧一把。那些受了欺侮而又胆大的小姐，于是哭哭啼啼跑到剑虹先生那里告状，老先生啼笑皆非地把淘气的女儿叫来，当着眼泪巴腮的女孩子，摘掉“假小子”头上的鸭舌帽，要蝴蝶向人家赔礼道歉。受屈的姑娘一看“翩翩少年”的脑顶，竟盘着一头青丝美发，于是破涕为笑，双手捂住羞得更加鲜红的脸盘子，格格地笑着跑了。

“蝶儿呵！”走到人来人往、熙熙攘攘的大街上，剑虹先生握住女儿粗大的，与她精瘦的身子极不相称的手，摩挲着，严肃而亲切地说：“你也该收起那股孩子气，穿戴得象那些大家闺秀一样，准备读书了……”

“要我丢掉男装着女装？”女儿撅着嘴说。

“你本来就是女孩子嘛……”

“不！我不做受人欺侮的女孩子，我要做男子汉！”

“那你就去男校读书，跟那些男孩子们厮混？”

“可以。”蝴蝶回答得干脆脆。

剑虹先生放开女儿的粗手，苦笑着摇摇头，喟叹道：

“说傻话！你已经是十六岁的大姑娘了，还能永远象雏鸡，鱼目混珠？！”

“我就做个花木兰女扮男装，”蝴蝶豪气十足地说，

“我要铲尽杀绝世界上那些欺凌女性的坏蛋！”

“唉——谁叫你不是个小子！”

“那只怪妈……”

“妈”字刚出口，白蝴蝶立即咬住，把后半截话吞了回去。同一时候，剑虹先生也猛地住了脚。父女俩相对无言，怀着愧疚，痛苦地对望一眼，然后低下头，不再言语，朝夜雾笼罩的上清寺“白公庐”走去。

“白公庐”座落在古柏萧森的上清寺一条幽静的深巷里。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小楼，砖木结构，雕窗画楹。前面的八字门楼下，有铜狮铜环的朱漆大门，虽被风雨剥蚀，斑驳褪色，但仍可见当年的豪华气派。楼后有一小巧的苏州式园林，被半月形矮墙围住。园中的荷池、花木、亭榭，几

近坍塌荒芜。“白公庐”是剑虹先生的做过陇西总兵、青海提督的父亲留下的祖业之一。剑虹先生的生身庶母，是先父从陇西掠得的农家贫女，一直受嫡母的嫉妒虐待，甚至鞭笞撻伐。官僚封建家庭的宗法淫威，生母的愚忠懦弱，使剑虹先生自幼异常痛苦，同情女性。先父去世后，他即同嫡母嫡兄弟分家，在“白公庐”安置了母亲，便带着人世的平和求知的欲望，东渡日本留学去了。从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结业，受华兴会好友周道腴先生教育救国思想影响，回国后一直安贫乐道，执教于上海、金陵、江浙各校。在他归国的第二年，母亲给他在山城找了一大户人家的闺女作妻——这就是燕燕、蝴蝶姐妹的可怜的母亲。在燕燕不到七岁、蝴蝶刚满三岁的那年，平常足不出户的燕燕妈，竟愚昧而轻易地被十里洋场的“洋瘪三”骗出户外，横遭摧残凌辱，以致投黄浦江而死……

自从结发之妻死于非命，剑虹先生在悲痛之余，一直怀着一种对爱妻和女儿的愧疚之情。自己矢志倡言教育救国却原来连自己的妻子都未能灌输知识，启迪聪智，未能逃脱恶势力的吞噬，那还算什么教育家呢？他千百次向冥冥中的爱妻发誓：一定要把她留下的两个女儿教育成人，不再让她们重复祖母、母亲的悲惨命运。大女儿燕燕，从小娴静好学，资质聪慧，在上海美国传教士办的卫理公学结业以后，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附设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，取得官费留学生资格，这总算了却了为父的一桩心愿。但是，小女儿蝴蝶跟燕燕的性格相反，她好象受终生鏖战沙场、当过总兵提督的爷爷隔代遗传的影响，自幼好动不好静，不能潜

心读书，却总爱跟男孩子们一道在街巷里打打闹闹。他怕蝶儿学坏，干脆请了个武术界的朋友，教授她的刀剑拳棍，后来又送到上海国术馆学习了三年。她功夫上了身，却滋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：她要为亡母复仇！十四五岁的小小年纪，她就经常女扮男装，身藏暗器，去十里洋场的跑马厅、赌场妓院瞎闯，说是要去寻找害死她母亲的仇人！

为了蝶儿的安全和前途，剑虹先生辞掉上海的教职，在去年冬天携带蝴蝶回到久别的山城，住进了先母亡故以后再也没有亲人居住过的“白公庐”……

剑虹先生和蝶儿走近家门，受雇在这里料理家务的竹妈，正焦急地等在八字门楼前，一见他父女俩，便迎上来说：

“大先生，一位应聘的先生，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两个钟头了。”

“唔，唔……”剑虹先生随口答应，还是不急不缓地朝门楼走去。

山城虽然闭塞，但毕竟是天府之国的一大古城。民国以来，贫寒的文人学士谋职困难。僧多粥少，因而嘉陵女学聘教的新闻一发，前来应聘的虽不象青楼佳丽那样几乎倾城而出，却也早超过了百多人。剑虹先生一面晤，稍事交谈，便回绝于都是些抱读圣贤诗书，满脑子孔孟之道的迂腐学究。比若近年来的多才子，他们怀着对女学生的好奇、轻薄、甚至不雅粗法前来应聘，全是些胸无点墨的浅薄之辈。面试过志心大学，一直没有找到个品行既端正，现代学识又渊博的合适人选。山城留过洋的本来不多，偶然回来几个，又被两